

## 次生灾害超疫情 国人需自救

最近东航坠机事件, 给人们带来极大震惊, 132 名乘客和机组成员无一生还。不少人在目睹他人灾难之际, 很快意识到, 在疫情下挣扎的自己, 同样悲催地迈向难以解脱的灾难。一篇网文《2022, 还能更难些吗?》写道: 我们也在同一航班上, 这架飞机叫“疫情”; 疫情就像火车, 正轧过民生的铁轨。众生皆苦, 只想活着, 别无所求, 这是很多人当前的诉求。

人们焦虑地活在“疫情何时了、封城何时停”的动荡之中, 当局非要实现社会全面清零, 对百姓进行最彻底的防控。有班不能上, 有店不能开,

经济停摆, 精神近溃。几轮封城后人们意识到, 疫情清零遥遥无期, 口袋清零却近在眼前, 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的压力下接近崩溃的边缘。

很多人害怕的已经不是病毒本身, 而是一刀切的清零政策, 虽然没被感染, 但是房子没了, 工作丢了, 对象跑了, 贷款断供了。有人在房地产业中熬着, 几个月无薪了; 有人在繁华都市的外企中强撑着, 但供应链和运输线断裂, 交不出货来。老人被封在家, 饿死病死不是个例。由此足见, 如果清零、封城继续下去, 企业倒闭就会像坍塌的多米诺骨牌, 人们养不了家、糊不了口的生存难题也会联袂出现。

中共明知 P 民们不开工, 就会揭不开锅, 也要将最彻底的防控进行到底。但是防来防去, 病毒该嚣张还嚣张, 人却在防控下越来越煎熬。这足以表明, 在中共眼里, 维持其“伟光正”永远是第一位的, 甚至不惜以中国人的温饱、性命为代价。明知核酸检测、疫苗不好使, 也要强行地推行下去, 其目的就是让几个中共利益集团借机大发国难财。在这种毫无人道、丧失人性的“方针”指导之下, 人们终究会意识到, 任何人可能离灭顶之灾都不会太遥远。明眼人都清楚, 跟着它转悠会失去宝贵的机会, 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寻求自救方法!

## 认清恶党本质 三退人数激增

“铁链女”活生生的悲惨遭遇打破沉寂, 让人如梦初醒, 在冷峻的现实面前, 正义的人们掀起了追讨真相、鞭挞罪恶的舆论浪潮。随着铁链女之类事件的不断曝光, 以及当局在疫情方面采取的极端措施, 对于经济、民生所造成的损失和冲击, 人们对中共邪恶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深刻。目前在海外退党网上声明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的三退人数已近四亿。国内、国际形势瞬息可变, 三退人数也可能有更大幅度的突破。

李兴国在退党声明中写道, 徐州铁链女案在网际网络上沸沸扬扬, 而中共当局从下至上总是欲盖弥彰, 邪恶也愚蠢到了极点! 普通人都替那些被拐卖的人感到绝望。醒醒吧, 中共做的事只有更邪恶、无以复加, 还不退出更待何时? 黄友金声明退党时说: 徐州的拐卖妇女案, 残忍得不敢令人相信, 还不是个案, 几万名妇女被拐卖、遭非人的对待, 中共官方广泛而深入的参与其中, 所以不管出几份公告, 都不会有什么真相, 恐怕只有共产党不存在了才有真相。

深圳的翟翔宇在退团声明中说: 中共持续严格的清零政策导致民生

艰难, 小区一旦被封, 有食品药品也无法问津, 对各级官员来说, 我们怎么死都可以, 就是不能死于病毒。恐怖的不是疫情, 而是野蛮的政策, 这就是民不聊生的“盛世”! 彻底对中共不抱任何希望, 声明退出共青团!

退团退队的宁儿说: 我是一名年轻记者, 曾经对中共的各种宣传深信不疑, 直到本地发生严重疫情, 亲眼目睹了民众的痛苦、绝望, 还有中共部门的敷衍、掩盖, 把丧事当成喜事办, 使我从一个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, 变成不再相信共产党, 并对领导表示不再入党。现在了解到更多的中共恶行, 真是罄竹难书。我郑重对上天表示, 退出少先队、共青团, 不再与邪恶为伍, 祈请神佛的救度!

退出共产党的李哲写道: 对共产党的认识, 作为体制内的人, 我看得更清楚, 了解到其邪恶到什么程度。共产党不可能通过自身改良而变好, 因为其本质就是邪教, 它自己很清楚, 一旦改变就完蛋, 等待的就是清算。老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, 新的冤假错案层出不穷, 历次政治运动的血债、1989 年六四的天安门大屠杀、迫害法轮功学员等等, 老帐新帐一起算!

## 一名警察的选择

多年前的一天, 我在大连跟一个出租车司机讲起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时, 这个司机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: 他的一位高中同学, 是班干部, 为人仗义, 好打抱不平, 同学们都认为他特别适合做警察, 为民除暴安良, 肯定会有一番作为。这个同学成绩优秀, 后来真的当了警察, 工作上有头脑、有见地, 立过几次功。因年轻有为, 很受上级的重视, 作为将来的市级领导接班人来培养。

后来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打压, 这个同学奉命执行任务, 去北京拦截和押回上访的法轮功学员, 工作突出的话会有丰厚奖励。在此过程中, 他听到了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讲述的事实真相, 认为政府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对待这些手无寸铁的善良老百姓。虽然认清了迫害的非法无理, 但是自己如果不执行任务的话, 肯定上面的压力会很大,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把手枪一放, 说, 这个活儿我不干了!

那年同学们聚会时, 大家都为他放弃大好前程而惋惜。后来这位同学进入保险业谋职, 备受客户信任, 有的客户一单就是几百万大额, 他收入颇丰, 而且良心释然。司机感叹地说, 好人还是有好报啊!

# 从民心向背 看中共末路

中共走入穷途末路，是民心向背之必然。看看身边中共体制内的人，哪一个是想真正为中共卖命的？又有哪一个是坚信马列信仰的呢？

几年前，我省教育厅的一名权威领导带队来视察工作。视察完毕后，市区正副局长等陪同招待酒宴，席间大家边聊工作边谈当前的国家政策。无意间该领导说道：我告诉儿女，不论干哪行都行，就是不能入党。大家听到这话，都不知道怎么接话茬了，在座的都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，都是党员啊，这领导怎么说出这种话？

沉默了片刻后，有人问，孩子听你的吗？他说听，到现在都一直没入。接着领导就讲了自己的经历：我二十多岁入党，雄心壮志，一心要干一番事业，在大学当过教授。这些年，眼观，耳闻，加上亲身经历，越来越不是那么回事，这不是心中想像的党，

不是好党。我就这样了，但是我坚决不让孩子们入党！

中共的腐败，体制内的人都是心照不宣的，表面上冠冕堂皇，道貌岸然，其实背后里不知道干什么坏事呢！所以这个省厅领导才会这么失望，他想抛弃这个党，可是这个党却不放过他，所以他才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。饭桌上的人也都是感同身受，大家都对领导投去赞佩的目光，很受触动，有的说做的对。其实他说到大家心里去了。

我办公室有两个党员，其中一个不到26岁，在上学的时候就入党了。我说你念书时就入党啦！挺“上进”啊！她说上啥进？都是我爸逼我入的，说参加工作有好处（她爸是基层党书记）。别看我年轻，都懂，啥党，屁党没用！我说你把党刊都拿家去看吗？她说拿了，但不看，给我儿子撕

着玩，说完哈哈大笑。年终了，党员又学习又考核，让个人写总结，他们都很反感，找一份材料总结，大伙抄。我说大伙都写一样行吗？他们说行，糊弄糊弄得了，别的办公室也抄，都一样，就是名字不一样。

我有个侄子在大型私企当部门经理，他说：有一次朋友聚餐，我说我是党员，大家都笑话我，我很没面子，再也不敢说了，说了碍事，真碍事！

很多党员都是为工作、为生活所迫，还有很多是想利用中共来获取自己的利益，就是那些被抓的贪官老虎，获取了巨额利益，又有哪一个真爱这个党呢？！很多中共高官都一边贪腐一边升官，这对于有点良知善念的党团员来说，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今天还在台上道貌岸然地教育台下的芸芸党团员，明天就银铛入狱了。难怪那个26岁的党员会说：别看我年轻，都懂！

## 上海交大学子绝食五年抗议 一秒一秒的坚持

瞿延来是黑龙江人，1977年生，曾获得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、数学竞赛一等奖。1995年考上了上海交大能源工程系。他很懂得帮助人，包揽寝室卫生，为同学们献血，把省吃俭用攒下的四千元还有衣物、被褥送给困难的同学。毕业时，一位同学给他写下了这样的留言：像你这样的好人，真的很难找了！

那个时候，全国各地哪都有人修炼法轮功。瞿延来也读过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，官媒开足了马力进行批判。瞿延来发现，那些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，就像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手法。从那天起，他就向身边的人讲述宣传中的种种破绽，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。

2001年4月，瞿延来决定要修炼法轮功。一开始同事以为法轮功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，渐渐的，同事们发现瞿延来人很善良真诚，都知道法轮功挺好。仅过了4个月，8月底瞿延来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时，被警察抓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。刚进

去时里面的犯人又打又骂，瞿延来都不动气。犯人们被感动了，有的表示也要炼法轮功。这次被关押了40多天后，瞿延来才被释放。

可回家没几天，他去天安门广场打“法轮大法好”的横幅，又被警察抓到北京郊区的看守所，警察把他吊起来，瞿延来还是善意地向他们讲真相，后来几乎整个看守所的警察都去听他讲。当瞿延来被送进监舍时，狱警对牢头说：谁也不许欺负他。之后瞿延来被转到“北京七处”，一个专门处理全国要案的地方。在那里瞿延来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，一条腿被打折，30多天才被释放；通过学法炼功，身体才恢复健康。

2002年8月瞿延来去上海工作。9月30日晚，警察破门而入，硬说他是上海法轮功负责人，将他带到了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，把他铐在椅子上轮番审问，抽脸、捏鼻往嘴里灌水…。瞿延来绝食绝水抗议。警察见他不屈服，又送进普陀区看守所，用野蛮灌食的方式折磨他。2003年3月中，瞿延来被整得严重胃出血，被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，劳役犯

用绳子把他绑在床上，把病床摇高让绳子勒得更紧。那种滋味分秒难熬。瞿延来对自己说：一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！一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！那我就一秒一秒地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！

被看守所关押9个月后，法官荒唐的对瞿延来做出五年有期徒刑的判决，转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。2007年，上海交大19位校友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，在网上呼吁释放瞿延来。而此时瞿延来已经绝食了4年6个月。

2007年9月底，瞿延来终于被释放了，那时他瘦得皮包骨，头发稀疏很苍老；学法炼功一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，也长出了一头黑发。周围的人都见证了他的变化。然而，2018年11月9日，公安部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下达秘令，按名单实施大抓捕，瞿延来再一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五年。瞿延来目前仍被关押在哈尔滨呼兰监狱，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的折磨。